



们都是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，唤醒了沉睡的民族精神。

梁启超看到了一个技术、民族主义、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，从中国语境出发，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，对于科学、民族主义、个人精神等，都作出了独特的判断。遗憾的是，在以往的历史论述当中，他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，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去打量、审视贡献。他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，在轮船、电报、铁路、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，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，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。他的足迹遍及日本、大洋洲、

美洲与欧洲，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·罗斯福，在纽约拜访了摩根，邀请罗素和杜威访问中国，还在战后的欧洲，与柏格森探讨现代性的困境。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“加速度”的时代，他应对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，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。

滕云：你在书里面评价梁启超，他是一个始终保持天真的人，怎么看他身上的天真？这通常是文化人的弱点。

许知远：天真的背后，是对世界真正的热情、真正的好奇心，包括用最强烈的善意去想象世界。但是天真并不影响他对现实的复杂性的理解，不影响对社会的理解，这

上图：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“加速度”的时代，他应对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，激起了许知远强烈的共鸣。

两者是可以并存的。

一个人和他的朋友圈群像

滕云：你在书中写到梁启超和你面临同样的困境，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人，他每天要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，但这些文章见报发表后，并没有太大的能量和作用；梁启超也很失望，认为这些文章都是肤浅无用的。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许知远：中国的传统文人都爱自谦，梁启超说自己肤浅无用，咱们不能跟着说他肤浅无用（笑）。

在梁启超的时代，打了一个“鸦片战争”，败了；再后来，马关条